

高僧傳

第五

四百六十六
通八

51291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瓊閣 帝階銀呂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高僧傳卷第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義解二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法雅三

竺僧朗四

竺法汰五

釋僧光六

竺僧輔七

竺僧敷八

釋曇翼九

釋法遇十

釋曇微十一

釋道立十二

釋曇戒十三

竺法曠十四

釋道壹十五

釋慧虔十六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



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至于三年執懃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關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賣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荅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賣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敬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旨澄澄見而嗟嘆與語終日衆見形貌而不稱咸

共輕怪澄曰此人遠識非尔儔也因事澄爲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須待後次當難殺崑崙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于濩澤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人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憩飛龍也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旣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任受都寺

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王嗣立遣
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
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
之亂人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
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入
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
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
野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
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
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
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
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

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榻之間懸一馬籠可容
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
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以知
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籠容伯升也既達襄
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
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
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
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
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
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
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
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摠集名目表其時

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
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
江陵要安暫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
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
宅也大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
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万斤擬爲承露盤
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
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
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
夕死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
尺又金坐像結珠弥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
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

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
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
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
弟子爐冶其髻旣而光炎煥炳燿滿一堂詳
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旣盡異
不煩復冶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
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
其先籍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
正明白內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
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
宿川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
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

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天釋道安時

通

高僧傳卷之七

人以為名荅齒後餉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叅差者高平郤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荅書云損米千斛弥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書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齊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

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叅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簡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爲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般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符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足神器方欲致之以輔

朕躬後遣符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
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
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
齒半人也既至任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
弘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
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
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
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安
外涉群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
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
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去
此古篆書云魯襄公所鑄乃寫爲隸文又有

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爲斗
橫梁昂者爲升佞者爲合梁一頭爲齋齋同
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
莽自言出自舜皇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
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
多聞廣識如此堅勅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
安故京兆爲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
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四方略定東
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襄陽北盡沙漠唯建
業一隅未能抗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
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侍中堅
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切諫終

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信敬乃共請曰主上
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蒼生致一言耶會
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
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
堅敦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
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勅僕射扶安登輦
俄而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
而巡狩涉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
陛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
海宜栖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
師求厥田下下之土且東南區地地卑氣厲
昔舜禹遊而不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

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
謂不可猶尚見距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既荷
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
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
著前典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
曰若鑿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枕威蓄銳傳檄
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公
融等精銳二十五方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
十萬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
玄距之堅前軍大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逐北
三十餘里死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
遁如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

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
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
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
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
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
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
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
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
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
法遇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建
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
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

直殿夜見此僧從窻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
起禮訊問其來意荅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
罪深詎可度脫彼荅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
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之
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
兜率妙勝之報尔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
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
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
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
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未終
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
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且前行

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之得長安也
嘉時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乃問
嘉朕當得登不荅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
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
後其子興方殺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
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
足本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人
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荅語則可
笑狀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
初養徒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
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
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

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
姚萇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遣書
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
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
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而便
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也唯
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爲印手菩薩安終後十
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旣
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
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
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
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自云

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爲之讚曰物
有廣瞻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
汧壘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
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
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
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二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
知名善能標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
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群聞襄陽陷沒
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
公共登之山嶺極目周睇旣而悲曰此山高
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

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
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頃之僞晉王
姚緒請往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勅語弟子俗
網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禮拜還坐
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法雅河間人疑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
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
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
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
浮曇相等亦辯以訓門徒雅風格義彩灑落
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遍手講說與道安法汰
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寺於高邑僧衆

百餘訓誘無懈雅弟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
言論爲僞趙太子石宣所敬云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
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
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
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蔬食布衣
志耽人外以僞秦皇始元年移卜太山與隱
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爲符堅
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
山中別立精舍猶是太山西北之一巖也峯
岫高險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
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

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堅欽其德素遣
使覲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
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
姚興亦加歎重燕主慕容德欽朗名行給以
二縣租稅其爲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
虎災人常執仗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
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
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爲朗公谷也凡有
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
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
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太
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壟長歷

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
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
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
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
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忘矣至於
高會淨國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
別乃與弟子曇壹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
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温鎮荊州遣使要過供
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以疾
小愈詣温温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
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

出相聞與溫曰風痰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
造溫忽忽起出接輿循焉汰形長八尺風姿
可觀含吐蘊籍辭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
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
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
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拔其口辯不肯受屈曰
色既暮明日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
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
未即有荅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坐者皆
笑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晉
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
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

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
群及諮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表至者千
數瓦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墓王公爲陶虬晉興
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爲寺止有堂塔而已及
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
地勢女南士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侵掘寺
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
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
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
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
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
方澤流後寰奄介喪逝痛貫于懷可賻錢十

万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爲之讚曰淒風
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汰弟子
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
與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回
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郗超書論本無義皆行
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
操爲沙弥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
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
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
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
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

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
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
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
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
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
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
遇乃共言曰居靜離俗每欲匡心大法豈可
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軌宜各隨力所被以報
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
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飢
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漢澤研精辯析洞盡

幽微後憩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懃
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為荊州刺
史籍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三
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終妙香滿室梵響
相係道俗奔波來者萬數是日後分無疾而
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
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瓦官寺
盛開講席建業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
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
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
形但妙於萬物隨其能言牙相摧壓敷乃著

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
無盡故知無形矣時狀辯之徒紛紛交諍既
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儀
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與道
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沒奄復多
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不相憶思得與君共
覆疏其美豈啻一旦永爲異世痛恨之深何
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啻矣
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
可悲

釋曇翼姓姚羗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
家事安公爲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爲

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爲設
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
食之璩密以敬異知必不辜信施後餉米千
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
太守滕含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
爲揔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
化者非尔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
長沙寺是也後互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
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旣蕩復還
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
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
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

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挹翼神感當于介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僞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一穴通吳之苞山山旣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遙謂山靈爲其禮懺乃謂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旣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

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
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
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
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
動翼乃往祕禮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
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
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罽賓禪師
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
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
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
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
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爲殷仲堪

所重尤善十住乃爲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而在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許道事安爲師旣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脩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我訓領不懃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

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
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
息因之厲業者甚衆旣而與慧遠書曰吾人
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
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微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
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
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
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
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
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從乃
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

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微
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
應驗在吾一涕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
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
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
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
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
焉性澄靜不涉當世後隨安入關隱覆舟山
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
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
爲講大品經或問其故荅云我止可至秋爲

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
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郎棘
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
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
俗從道伏事安公爲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
餘萬言常日禮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
後篤疾常誦彌勤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
問何不願生安養戒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
願生兜率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
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
悅遂心介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臯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
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畝常躬耕壟畔以供
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
曇印為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
具戒栖風立操卓尔殊群履素安業志行淵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
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
有人以手搥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
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華為會三
之旨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
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守故往展敬而山
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椒陵峯步往

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
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荅詔曰昔宋景修
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已來政刑允輯天下
任重万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
修德政以賽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荅正恐
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灾滅晉興
寧中東遊禹穴觀矚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
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邳超謝慶緒並結交
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旣少習慈悲兼善
神呪遂遊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
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
行伍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

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
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
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禮止于長干寺元興
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
作讚傳云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

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
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中出都止
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深講
傾都邑汰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
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
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

乃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楊
尹稷壹還都壹荅尹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
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方由
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
崇禮佛法弘長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万
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
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
滯方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万物感其日計
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
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
而不反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
之賓無關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

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阜晦影窮
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
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
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
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
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痼樂有餘也但不與足
下同日以此爲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
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
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閑步踐其逕處處見遺
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
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
於是縱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

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
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
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
附諮稟時人号曰九州都維那後暫往吳之
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
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爲之讚曰馳辭說言
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踈壹弟子道寶姓
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
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
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

途者莫不屬慕風彩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
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細振玄風虔
乃東遊吳越矚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
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
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
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
淨嚴尼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暎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
寶莊嚴見便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荅
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尔無常當時疾雖綿
篤而神色平平如有恒日侍者咸聞異香久
之乃歇虔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

咸生歡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通

解紛

釋其煩亂也

也

旱蝗

五穀之由

馬槲

吾下

剛反繫

馬籠

籠也

籠罩

斛

胡谷

甄解

音下

上居延反

耀

光

籠罩

竹郎東

反

江滑

音下

通

也

也

也

下

反

音下

音下

際也水

溢漾

反上

夷

水

餉

詩尚

反

剖分

篆銘

下上

反

昂

吾

簞

音藥

王莽

下母朗

反

叅

反

昂

初

使

敦然

反

也怒

傳檄

急

告

潰

散

殞

亡

反

憲章

反上

詐

音責

窻隙

反下

遽

速

也

反法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鷄臚 下力靴帽 上兄捋手盧活也反 綽人昌約也反 所

龍 上隴音牽反 下靴帽 和反兄 捋手盧活也反 綽人昌約也反 所

峰岫 音上隴音牽反 下靴帽 和反兄 捋手盧活也反 綽人昌約也反 所

病 蘊藉 反上 紆運 租稅 姑反子 風淡 音下河反 東也 痰

謂也 析塵尾 上尾音主 似鹿也 扣擊苦候 反下 介杼柚 直上反反

駁難也 機也 音按逐也 下尾音主 似鹿也 扣擊苦候 反下 介杼柚 直上反反

正呂 駁難也 機也 音按逐也 下尾音主 似鹿也 扣擊苦候 反下 介杼柚 直上反反

朗 反 下 音自誠 雷也 反 反 灑 沒 沈也 音因 璩 字音渠 名獲 恍如 朗

摧壓 下 音自誠 雷也 反 反 灑 沒 沈也 音因 璩 字音渠 名獲 恍如 朗

第 業 也 劫 音略 轟填 上 兄 萌反 香橙 都下 音上 朗

鄧 反 高 音 下 邳 反 下 地 名 悲 寓 寄音 遇 聲反 香橙 都下 音上 朗

草 作 也 除 也 關 音 缺 允 輯 和也 音集 毫釐 正下 力 之 云 上 音 都 下 音 上 朗

譴 責 也 現 反 愷 反 口 也 改 讞 詳 也 又 魚 語 展 反 議 篇 牘 音 下

譴 責 也 現 反 愷 反 口 也 改 讞 詳 也 又 魚 語 展 反 議 篇 牘 音 下

讀蠲疴上俱玄反除也擊一計森竦上所

作勇反又確然反堅也



